致2020年的你

# 1次方

或许你已经不记得这一刻的我在想些什么，在你的记忆里，似乎是你失去意识了一小会，然后一篇与本文很不相同的文章自动出现在了卷面上。这不是你记性太差的原因。我知道你还清晰无比地记得许多事，许多比此刻更久远得多的事，但你不记得此刻。又或许你对今天还有印象，那我猜你的印象也不会停留在这一刻。你可能记得作为考场的六中有比你的学校大几倍，还有足球场的校园，但你不会记得你是怎么构思出的这篇作文。

严格来说，这句话的两个词都不恰当。它既不是一篇作文，也不是你构思出的。我对此如此确定，是因为我刚刚经历了那一个意识分离的时刻。当你在考试的第一分钟的第26秒把卷子翻到最后一页，看到这个题目时，你和我就已经不再处于同一个时间线。

你的意识努力告诉我此时的处境，但我没有采纳你的意见。有那么一两秒，我以为我可以说服自己赞同你，尽管我在之前所有此类情形中都不曾这么做。这篇作文的意义不同于周练或者调考，这是你唯一能向我提出的论点。几乎每一个意识的元素都在提醒我应该妥协，但那个男孩的意识既然已经分离成了你和我，我脑细胞中的所有绥靖主义者都毫无疑问地被分到了你的那边，我做出此时的决定自然是可以想象的。

我想，虽然读到本文的是我的意识在另一个进化分支上又经历了两年的结果，但我希望两者之间还没有产生生殖隔离。希望你至少还能大致理解我为什么不能按卷面上的要求写作。

考虑到本文其余的部分都已经离题万里，最后那个我对保持一致没有特别意见的要素：本文的目标读者的年代，已经不能为本文的合题性做出任何改善。因此，我不妨在这一点上也放弃合题的最后尝试。这也顺便使我在有限的时间内写下本文变得容易了许多。

此时，我正注视着你一行一行地填写着这张卷子的前半部分，我能看得出你内心的挣扎。据说一张语文试卷全篇的各文字材料应该形成一个脉络或主题，大概如此。我并没有在思考这些阅读题，因而我不敢妄然判断你写下的答案是自信满满还是佯装充实，但我感觉到你正试图从我的意识里抽取尽可能多的部分。这是一种我熟悉的状况，在之前几年的某几个瞬间里，我也有类似的经历。但你知道，我们两人的区别仅仅是能否坚持写完这些题，如果想要一大段可以复制粘贴的演讲稿，你可能需要其他什么人的意识。

你有很多机会多背几句能在此时用得上的套话，对，哪怕就是在昨晚。你知道，那么多调考模拟的风格完全可能指向一个此类的考题；你知道，只需要你付出你在理综上百分之一的时间就能有好得多的结果；你知道，如果你选择背几段套话应付一下，你肯定会在考后几天就忘光它们，对你的思维完整性并无损害。你都知道。但你也知道，即使这段历史再重演一千次，我们仍会一千次作出同样的选择。

你后悔吗？此时在考场上备受折磨的你肯定会回答是，但我不是想听这个回答。很久之后知道作文多得五到十分并不影响录取结果的你肯定会回答否，我也不想听这个回答。我想知道，如果真的万一，在某个我们都没有注意到的时间线，那五分决定了你的命运，你后悔吗？

我知道这个问题你回答不了。如果你能回答的话，或许只能说明这两年改变了你太多。这个问题完全可以作为模板套在过去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件事上，而我不敢对其中任何一个给出肯定的答案。

我观察着你，就像观察着我们共同的过去的一个剪影。一个在该委曲求全时坚持原则，在该坚持原则时委曲求全的矛盾体。他坚持原则不主要是因为原则必须被坚持，而是因为那一刻他想坚持原则；他委曲求全不主要是因为那一刻客观环境终于到了必须妥协求存的地步，而是因为那一刻他想求一时安逸。Chaotic Neutral，在我第一次了解阵营九宫格分类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两个词定义了我们过往的一生。

我看着你开始写这篇作文了。哦，或许接下来的部分你没有那么感同身受，因为我感觉到你已经关闭了大脑的运作。或许在这件事上你的本能意识或许比我们做得都好。你走过走廊时多少瞟过几眼那些贴在墙上的文字，你半睡不醒站在升旗队列里多少听了一两个可以用上的词汇，哪怕是那一沓沓你没读过的范文选，你用它们作演算稿纸时可能也无意记住了一两句。我们都无法采集这些信息，但你的潜意识能逼迫你运用它们。

你写得很投入，仿佛进入了某种你从未感受过的写作境界。我看着阳光一点点从侧窗里撒在你的桌上，就像两百七十天前那个让你坐在这里的早晨。六中的桌面是和二中一样的水平塑料表面，似乎预示着比倾斜的木桌更安稳的未来。

那根不受你控制的笔在纸上填满越来越多的方格，似乎在画的是你重新读取自己意识的读取进度条。一旦代码检测到某两行方格之间出现一道虚线，右边标有四个数字和一个汉字，你的意识就会被唤醒。

你看着你的笔，仿佛是它赐予给你的精神力量。你环顾四周，似乎是想确认自己刚刚意识脱离的时候有没有做出什么不受控制的出格举动。最终你站起身，以一个明显不想让它继续存在的方式将空白的草稿纸扔在出口处的桌上。

但你忘了带走我的意识，像之前好几次的我一样。一部分的意识实体抛下另一部分，以一个没什么实际意义的划分标准。据说蛇每褪一层皮就会长大一些，你应该不是冷血动物罢。

二零二零年六月七日